

獲選「百大影響世界的人」・哈佛大學歷史學家
尼爾・弗格森 又一重量級鉅作

金錢與權力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by
Niall Ferguson

尼爾・弗格森

黃耀文一譯

金錢與權力

弗格森——著 黃煜文——譯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by Niall Ferguson

全球視野61 金錢與權力

2013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2013年3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Niall Ferguson
譯	者	黃煜文
發	行	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87876242轉223、216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22371234 ext.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23620308
印刷者 文聯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F
電話 (02)29178022

叢書主編 鄒恆月
編輯 王盈婷
封面設計 顏伯駿
內文排版 林婕澄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132-9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e-mail:linking@udngroup.com

THE CASH NEXUS
Copyright © 2001, Niall Ferguso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錢與權力/ Niall Ferguson著，黃煜文譯。

初版：臺北市：聯經，2013年1月（民國102年）。
544面，14.8×21公分（全球視野：61）

譯自：The cash nexus：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ISBN 978-957-08-4132-9（平裝）

[2013年3月初版第三刷]

1. 金錢 2. 貨幣史

561.09

102000541

金錢與權力

目次

導論 舊經濟決定論與新經濟決定論 004

第一部 支出與徵稅

第1章 戰爭國家的興衰 031

第2章 可憎的稅 065

第3章 下議院與城堡：代議制度與行政機關 097

第二部 承諾還債

第4章 月球之山：公債 129

第5章 金錢印刷者：債務拖欠與貨幣貶值 167

第6章 關於利息 199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第三部

經濟政治學

第7章 退休金與食稅者：社會金融史 227

第8章 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259

第9章 銀橋症候群：選舉經濟學 293

第四部

全球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與浮游生物：金融全球化 321

第11章 金腳鐐與紙鎖鏈：國際貨幣體制 363

第12章 美國浪潮：民主的興衰浮沉 393

第13章 斷裂的統一 427

第14章 擴張不足：經濟力量的局限 447

結論 481

附錄 489

致謝 496

注釋 499

金錢與權力

弗格森——著 黃煜文——譯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by Niall Ferguson

金錢與權力

目次

導論 舊經濟決定論與新經濟決定論 004

第一部 支出與徵稅

第1章 戰爭國家的興衰 031

第2章 可憎的稅 065

第3章 下議院與城堡：代議制度與行政機關 097

第二部 承諾還債

第4章 月球之山：公債 129

第5章 金錢印刷者：債務拖欠與貨幣貶值 167

第6章 關於利息 199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第三部

經濟政治學

第7章 退休金與食稅者：社會金融史 227

第8章 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259

第9章 銀橋症候群：選舉經濟學 293

第四部

全球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與浮游生物：金融全球化 321

第11章 金腳鐐與紙鎖鏈：國際貨幣體制 363

第12章 美國浪潮：民主的興衰浮沉 393

第13章 斷裂的統一 427

第14章 擴張不足：經濟力量的局限 447

結論 481

附錄 489

致謝 496

注釋 499

導論

舊經濟決定論與新經濟決定論

金錢推動世界運轉，身為窮人，我們都很相信這一點。

——《歌舞秀》（Cabaret, 1972）

音樂劇《歌舞秀》裡的節目主持人唱道，金錢推動世界運轉。這句話聽起來像陳腔爛調，卻放之四海皆準。《聖經》裡早有這種觀念，而且無論《舊約》和《新約》皆然。你可以比較「錢能叫萬事應心」（〈傳道書〉10：19）與「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6：10）。當然，摩西律法譴責貪婪的罪行。但在基督教教義裡，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二句箴言所說的，即使是正常的賺錢動機也會受到譴責。耶穌基督傳道時深具革命吸引力的部分，就是富人將被排除在神的國度之外：「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馬太福音〉19：24）

顯然，如果這條教義嚇得人們不敢賺錢，那麼西歐就不會成功從封建主義進展到資本主義。重點是這條教義並未產生嚇阻作用，相反的，它安慰了（絕大多數）沒錢的人，並且讓太有錢的人心生罪惡感：對一個既想吸引民眾信仰，又希望菁英能大筆捐輸的宗教組織來說，這是最好的戰略。

道德與瑪門（Mammon，即財富之意）的水火不容，也影響了近代最成功的「世俗宗教」。

對馬克思 (Karl Marx) 與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來說，他們自身的階級——資產階級——令人厭惡的地方就在於「赤裸裸的自利」與「冷酷的『現金支付』」。當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將加速資本主義本身崩潰的說法，理應是「科學的」與「客觀的」。正是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無可抵擋的興起，推翻了封建貴族秩序；而接下來，工廠裡貧窮而廣大的無產階級形成，不可避免地將摧毀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馬克思蔑視前人的宗教信仰，他對於父親信仰的路德派也很冷淡。然而，馬克思若不是描繪了一幅以承諾革命為形式來表現的世俗審判日遠景——與《聖經》一樣，富人屆時將受到懲罰——他就不可能贏得那麼多的支持者。正如伯林 (Isaiah Berlin) 評論的，《資本論》(Capital) 中最振聲發聵的地方，就在於馬克思「以一種古希伯來先知的姿態……說出選民的名字，宣告資本主義帶來的負擔，以及這個遭詛咒的制度的末日，所有懲罰將留給那些昧於歷史進程與目標的人，他們將因此自尋毀滅並且終將遭到清算」。眾所周知，馬克思受到黑格爾 (Hegel)、李嘉圖 (Ricardo) 與法國激進派的影響。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另外有一派說法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具有濃厚的宗教性格，而且實際上相當保守，《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即深受這個說法的影響。事實上，就是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在《憲章運動》(Chartism, 1840) 中首次提到「金錢關係」(cash nexus) 一詞，但馬克思展望的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而卡萊爾則哀嘆浪漫的中世紀英格蘭的消逝⁴。

雖然今日已不時興這種做法，但我們還是可以把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The Ring of the Nibelung) 詮釋成對資本主義的另一種浪漫批判。當中的核心論點如劇中第一場萊茵河畔的一名少女對矮人阿爾貝里希 (Alberich) 說的，金錢——精確來說是挖出來加工過的

金子——就是權力：「用萊茵黃金打造出指環的人／將從指環得到無窮的力量／他能為自己贏得全世界的財富。」但有個問題：「唯有放棄愛情力量的人／唯有失去愛情愉悅的人／唯有這樣的人才能獲得魔力／將黃金打造成指環。」換言之，財富的獲取與情感的滿足是互斥的。阿爾貝里希猴急的追求，遭萊茵少女嘲弄地回絕，他因此毫無懸念地選擇了財富：重要的是，《尼伯龍根的指環》中資本積累的第一項行動就是盜取黃金。

這不是《萊茵黃金》（*The Rhingold*）裡唯一的經濟象徵。在下一個場景中，主要情節就是神明沃坦（*Wotan*）與巨人法夫納（*Fafner*）與法索爾特（*Fasolt*）之間的契約紛爭。這兩名巨人才剛完成新堡壘瓦爾哈拉（*Valhalla*）。然而，真正最露骨的經濟學出現在第三個場景裡。我們看到阿爾貝里希搖身一變成了尼伯爾海姆（*Nibelheim*）的狠心主人，毫不留情地逼迫他的矮人同胞尼伯龍根族在巨大的煉金廠裡揮汗工作。他那悲慘的弟弟米梅（*Mime*）解釋說，他的族人曾是「無憂無慮的鐵匠」，「為我們的女人打造首飾與奇妙的小飾物／尼伯龍根族精巧的小東西／輕鬆一笑便能解去工作的疲乏」。但「現在這個惡棍卻逼迫我們／爬進洞穴裡／只為他一人做牛做馬……毫無停頓或休息。」阿爾貝里希要求工人不斷幹活，鐵鎚有節奏地敲打鐵砧的聲音令人印象深刻，代表著毫不停歇的工作步調。在這個組曲中，我們稍後還會聽到這個聲音，那是齊格菲（*Siegfried*）在重新打造他父親已經碎裂的寶劍諾頓（*Nornung*）：這也許是武器製造被譜曲的唯一例子。

當然，如今已很少有嚴肅的華格納研究者會強調《指環》的經濟主題⁵。一九七六年在拜魯特（*Bayreuth*）的演出中充滿新意的內容，到了一九九一年就成了老掉牙。當時在科芬園（*Covent Garden*）的演出中，阿爾貝里希戴著一頂高帽，齊格菲則穿著工人的藍色工作服。另一方面，華格

納把煙霧瀰漫的倫敦拿來與尼貝爾海姆相比。他先構思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組曲，不久便前往德勒斯登（Dresden）的街壘參與無政府主義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的行列。兩人在那裡為了消磨時光，就為一齣計畫中的歌劇《拿撒勒人耶穌》（*Jesus of Nazareth*）勾勒了褻瀆的釘十字架場景。一八七六年八月，譜寫完畢的《指環》首演，那時華格納一定已經擺脫年輕時激進的政治觀點。但對於在那一年剛滿二十歲的年輕愛爾蘭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來說，華格納的歌劇還是可以明顯看出經濟的弦外之音：人們甚至看到蕭伯納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裡一邊閱讀法文版馬克思《資本論》，一邊研究《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的樂譜。對蕭伯納來說，《指環》是一則階級制度的寓言：阿爾貝里希是個「貧窮、粗鄙、庸俗、下流的傢伙」，他想「加入貴族社會」，卻被「嗤之以鼻」，在明白自己只有當上百萬富翁才能將那個社會踩在腳下，並且為自己買個美麗而優雅的妻子時。阿爾貝里希被迫做出選擇。於是，如同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在做的一樣，他放棄了愛情，不久他就把黃金攢在手裡了。」⁶

華格納藝術作品整體的核心要旨，在於當諸神將指環從阿爾貝里希手中偷走時，阿爾貝里希所施予的詛咒：

既然是黃金給了我無窮的力量，

現在不管是誰戴著它，就讓它的魔力為他帶來死亡！

……不管是誰擁有它都將充滿煩憂，

無法擁有它的人將飽受嫉妒的折磨！

每個人都渴望擁有指環，

但沒有人能從中得到快樂！

它的擁有者為了守護它而一無所得，

因為透過指環人們只會遇到自己的創子手！

在《諸神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Gods*)中，齊格菲被殺，這個詛咒最終應驗了。在這一幕的結尾，布倫希爾德(Brünhilde)跳進她的火葬堆裡，把指環扔回萊茵河中，並且放火燒了「瓦爾哈拉的高塔」，但這場大火幾乎無法在舞臺上表現出來。

無獨有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也預見到資本主義的類似下場——這部作品也許審美上不如《指環》，但規模絕對可以與之匹敵。在第三十二章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

個人的與分散的生產工具被轉變為社會集中的生產工具，許多人如侏儒般的財產於是轉變成為少數人如巨人般的財產，廣大人民的土地遭到剝奪，他們的謀生工具與勞動工具遭到剝奪……形成了資本的史前史……靠自己賺來的私有財產……被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所取代，後者以剝削不屬於自己的、原本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

侏儒與巨人的意象至少是一種暗示。另外，像華格納一樣，馬克思也預見到清算的一天：

隨著篡奪與壟斷此一轉變過程的利益的資本主義巨頭人數不斷減少，貧窮、壓迫、奴役、墮落與剝削的數量也不斷提升；但在此同時，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提升，這個階級的人數不斷增加，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本身的機制下獲得訓練、團結與組織。資本的壟斷成為生產模式的枷鎖……生產工具的集中與勞動社會化達到一個頂點，使它們變得與自身的資本主義外殼不相容。於是這層外殼爆了開來。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剝奪者遭到剝奪。⁸

後來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August Bebel）做出同樣預言：「資產階級世界的諸神黃昏。」《資本論》中最不原創的事物，就是它預言資本主義將步上瓦爾哈拉の後塵。以華格納的另一種說法來說，劇變即將來臨是十九世紀文化的重要主題，這種觀念並非政治左派獨有的財產。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經濟近代化最終將招致崩潰的主題，已然在十九世紀的作品中一再出現。在馮塔納（Theodor Fontane）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懷舊小說《史特希林》（*Der Stechlin*）中，格羅布索夫（Globsov）當地的玻璃工廠成為布蘭登堡省（Mark of Brandenburg）古老鄉村秩序即將崩解的象徵。正如老容克史特希林（Dubslav von Stechlin）哀嘆的…

他們……運送（他們生產的蒸餾器）到別的工廠去，然後立即用這些綠瓶子蒸餾各種可怕的東西：鹽酸、硫酸、冒煙的硝酸……不管是亞麻、布料還是皮革，只要滴上一滴就會燒出個洞；什麼都會被燒壞、燒焦。一想到我們格羅布索夫的居民也參與其中，高興地為這場世界大火添料

——啊，先生們，我就感到痛苦。

把資本主義與崩解聯想在一起，這並非德國獨有的特色。在狄更斯（Dickens）的小說《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中，穿過倫敦的鐵路是帶來毀損與死亡的噩運者。在左拉（Zola）的小說《金錢》（*L'Argent*）中，銀行的興衰暗喻著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第二帝國的腐敗。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說《俊友》（*Bel-Ami*）也以類似的筆調描述第三共和時期一名英俊年輕人的墮落：在這裡，一切人際關係都受到證券交易所的操縱。

這狀況也許不令人意外。職業作家身為一個職業團體，向來對經濟進步帶來的利益不感恩戴德。其中一項經濟利益是印刷品市場的擴張。馮塔納、狄更斯、左拉與莫泊桑都是市場擴張下的受益者，但華格納還必須仰賴藝術家傳統上的資金來源，也就是王室的資助。至於馬克思，他仰賴的是擁有工廠、有閒獵狐的恩格斯，他的妻子富有的萊茵蘭（Rhine-land）娘家的饋贈，或者是（這點最為諷刺）他自己偶爾從事的股市投機。一八六四年，馬克思向朋友坦誠，他從事：

投機生意——部分是美國基金，但更多是在英國的股市。而這一年股市不斷狂飆（在似真似假的合股公司推波助瀾下），竄升到極不合理的高價，而後又急速崩跌。藉由投機，我賺進了四百英鎊以上，現在政治情勢的複雜提供了更大的規模，我將會再次投入市場。這種運作類型會耗費你一點時間，但冒一些風險是值得的，因為這樣可以削減敵人的金錢。

然而，與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當沖客」一樣，馬克思手上從未擁有足夠的金錢來實現他的願望，在「證交所殺戮」他的敵人」。

顯而易見的現實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都經歷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連馬克思也無法抗拒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景氣誘惑。此外，當社會主義革命終於來臨時，它影響的不是最先進的工業化社會，而是像俄國與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但這種浪漫主義的觀念——馬克思與卡萊爾、華格納以及許多同屬維多利亞世代的人物都抱持這樣的觀點——認為世界會進入某種浮士德式的契約裡，也就是說，工業化將會以人性的墮落做為代價，最終將使「整個世界付之一炬」，這種觀念甚至延續到一八四八年以後的世代。一方面概念上抱持著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心靈上又擁抱著浪漫主義，這個時期的歷史研究完全植根在一個假定上，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根本性的錯誤；少數有產階級與貧困大眾的利益衝突是不可調和的；某種革命危機將帶來新的社會主義秩序。

我們只要考慮兩個例子。今日歷史學家仍在思索的一項核心問題，其實也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許多激進分子思考的問題：為什麼資產階級傾向於極權式的貴族政權，而非工人與手工業者的運動？因為（理論上）資產階級應該與工人與手工業者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的回答是，只要中產階級的經濟渴望不受到妨礙，那麼他們就樂意放棄政治渴望，讓舊體制繼續掌握絕大部分實權，以換取保護，使他們不受威脅日增的無產階級的侵害。這個模式的影響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以馬克思主義概念進行研究的歷史學家（即使他們不是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典型看法就是認為一八七

〇年代到一八八〇年代的「大蕭條」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從貿易自由主義轉向保護主義有關¹²。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經常被解釋成是一種資本主義的「世界大火」，它是帝國主義競爭不可避免後果。德國史學家克爾（Eckart Klein）的觀點在他逝世後才漸受重視，他認為威廉時期的德國之所以進行兩條戰線的戰爭，就在於普魯士農業派想課徵保護關稅，因而得罪了俄國；而重工業實業家想獲得海軍訂單，因此得罪了英國；這兩派想藉由「社會帝國主義」戰略反擊社會民主黨的進展，於是便同時得罪了英俄兩國¹³。雖然這種方法出現不少修正的觀點，但大體上的影響至今仍看得出來。

馬克思模式的最大優點就在於它的簡潔。用辯證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歷史學家，比聽從蘭克（Ranke）勸導，努力從每個時代本身來理解每個時代的歷史學家，能研究更大的課題與更長的歷史時期。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篇幅最大的兩部歷史作品是馬克思主義者寫出來的，這點並非毫無意義：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 System*）與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完成於一九九四年的四卷近代世界史。在最後一冊《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中，霍布斯邦企圖為他那一代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尋求一點安慰。他說，在一九三〇到四〇年代，資本主義之所以免於崩潰，是因為史達林的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救了它。而在一九九〇年代，蘇聯的解體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暫時受挫。霍布斯邦坦承，國有制度與中央計畫在俄國可能是失敗了。但「幾乎不容懷疑」的是，「馬克思仍做為一個重要思想家而存在」；而「毫無限制的自由市場」學說，則因為柴契爾主義「公認的經濟失敗」而同樣被證明行不通。此外，人口與經濟對全球環境的壓力已經在為一場「不可逆轉的危機」鋪路。永續發展